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申屠剛傳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

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一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官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怒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住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鋒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

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歆曰注云周公爲帥相成王爲左右案文少召公爲保四字

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繈緥前書音義曰繈落也緥被也緥或作褓也

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

中屠剛

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

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子所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

中署剛

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空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上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思渾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至乃訛言積弩入宮

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

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襲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醻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

申屠剛

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若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正期日陳兵馬[illegible]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殁身不負然諾之信也

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至豫

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
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
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
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
己以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
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
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

中屠剛

爲鄉里所推廟堂之計既不豫定廟殿下屋也廟太廟也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
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
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
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
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
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

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

申屠剛

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軔謂以頭止車輪也王曰巡注楚詞曰軔止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

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直呂反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

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凶乃止當凶以葬爲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

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時赤眉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爲上加不者誤也）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璧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劉攽曰注文傳合案文合當作舍）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

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展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

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瘡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馭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張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古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

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皐詔書迎拜爲兖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

鮑永

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兖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

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穀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劉攽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八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

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
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
橫學也字又作黌 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
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
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
義節行初德被房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
緩帶及勗喪毀瘠二年抱負乃行服闋遂
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
不至卒於家

郅惲傳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姞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郅音之日反 年十二失母
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瞂子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明天文曆數王莽時
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
今鎮歲熒惑並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

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爲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録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衒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縱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勲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惲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丘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膊蹠盭裂裹裹足鵠立秦庭盭音戾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

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爲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劉攽曰注包而爲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爲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爲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上天垂戒謂鎮歲熒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

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

鄧惲

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

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

C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林案文伐字下少一

殷字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爲鄉

邳惲

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惲鋒子若亡吾直爲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

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大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各繇之後繇音遥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户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爲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音古横反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負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攜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

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纔言弗庸孔任不行也任佞也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邪虎從政邪虎貪獸以比縣延也既陷

邪惲

謙謙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言於縣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縣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言歙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

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爲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歙也言歙將以主酒賞縣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

邳惲

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爲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爲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

舜宇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於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獵闕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歛沒南人今隱弋隱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道好道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爲功曹聽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

邳惲

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同郡鄧敬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爲新遷也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爲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

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
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
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
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推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
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建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著書八篇
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
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
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
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
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
事三年冀下肅清二遷尚書令朝廷每有
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

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
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
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
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
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
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
海内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

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
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
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
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
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時也禹置敢諫之旛解已見上禮記王
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
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輙改更之

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
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
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
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
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
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
謗爲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

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
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
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
瞽言非爲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
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
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
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
無窮臣懲謬機密不宜罪名明白

當塡罕禁先壽儀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
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
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
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
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郅壽

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

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二十

蘇竟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
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
等共典校書。劉攽曰案文劉歆等少一與字拜代郡中尉。劉攽曰案郡無中尉當作部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羅其禍竟
終不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

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也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在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爲王莽國師公也籍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

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杖劒度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牙字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上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

蘇竟

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異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郅惲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

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
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三輔舊事曰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臠分臠千段反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
者也踟躕猶裴回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
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
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
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
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
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
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
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尾
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
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
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

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筭或作斡或裴回潘屏或躑躅帝宮帝宮北辰也潘屏兩傍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摩妄說傳相壞誤○劉攽曰案文壞當作註註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歷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

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一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爲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

蘇竟

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二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曼於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衛君）景帝之悅濟北以不

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妃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爲淄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爲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懷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遂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

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五緯衮中（說文曰緯厚繒也緯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並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崧紀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

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起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崧書曰鄧太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騭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

之効也朱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又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大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二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

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袁信侯李元等遘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

厚輙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
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
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荅
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
黄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太尉
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
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
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
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上